



# 论科学性与人文性整合的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价值观

金志远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市 400715)

**摘要:**在民族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中,科学性与人文性课程价值观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这种矛盾和冲突较之普通教育课程改革的矛盾和冲突更尖锐。具体表现在科学知识与人文学识的冲突、科学精神与人文学识的冲突、科学方法和态度与人文学识的方法和态度的冲突。缓和冲突和矛盾的出路在于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相整合课程价值观的建构。具体表现在知识、价值、主体性和现实生活等层面。

**关键词:**科学性;人文性;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423,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053-06

对于中国尤其是对民族地区来说,科学技术水平低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科教兴国”是我们所采取的基本国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族教育及其课程改革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要以科学教育作为重点和核心。但是,我们是在世界文化大背景和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中进行建设和发展的。如何顺应世界全球化的潮流又考虑中国及其民族地区的自身特点,对科学教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矛盾是我国乃至民族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所不能回避,又必须加以有效解决的特殊矛盾。确立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价值问题时,重点要反对两种比较突出的错误倾向:“一些民族地区在封闭、保守的怪圈影响下,一味陶醉于自身传统文化教育而排斥现代跨文化教育和现代科学教育的错误倾向。”<sup>[1]</sup>或者以发展科学教育为名而忽略民族文化的传承及其教育的人文教育的错误倾向。因此,在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处理好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关系问题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一、民族基础教育课程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价值观的矛盾冲突

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的矛盾冲突,在课程价值观上充分地表现出来。尽管新一轮课程改革也大力倡导科学与人文整合的价值取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惯性

和功利主义影响,在观念上尤其是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正如课程是学校教育的中心一样,知识是课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这些知识是理智的。科学主义把知识定义为已证实的信念,与无知、单纯舆论或猜测相对。因此,科学主义教育把自然科学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例如,要素主义侧重“智力”学科或学术学科,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强调新三艺——数学、科学和外语的传授。科学主义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注重自然科学的传授,忽视人文学科,在它的早期侧重追求教育内容的科学化,诸如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课程观;现代则以科技发展的最新结果充实课程内容,以求使现代学校课程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尽量缩小学校课程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间差,力图把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及时在学校课程中得以反映出来。“科学主义教育在教育目的上,把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逻辑实践能力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在教育过程中,重理性知识的传授轻感性经验的积累,重理智控制轻情感沟通,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动,重科学程序轻灵活变通,整个教育过程把学生当成机械加工改造的对象,而教师则成了加工、改造这些客体的‘机械师’;在教育内容上,以明确化和系统化了的科学知识、理论、学说成为其主要内容;在教学组织形式上课堂教学作为最基本、最主要、最有效的形式;在教育手段上,以语言和教具作手段;在教育评价观上,以量化的标准,以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好坏、优劣

\* 收稿日期:2007-03-19

作者简介:金志远(1965-),男,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教育基本理论、民族教育。

的唯一尺度。”<sup>[2]165</sup>

人文主义教育在课程观上,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强调人的意义和价值。“精神科学教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特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经由历史的积淀过程,而成为一种文化财富,文化财富具有文化传递的价值。哲学、宗教以及人文学科的所有方面都高于科学。为此,李特提出了‘文化课程’的概念。文化课程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学等综合性知识,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感。在李特看来,‘文化课程’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价值体验’,二是‘价值结构’,三是‘价值类型’。认为只有‘文化课程’才能使学生的身体内流淌着新文化的血液,流淌着人的活生生的生命血液,才会使人富有人性的魅力。为此,李特进一步提出‘文化课程论’,将社会、经济、历史、文学等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人文精神的文化课程,从而否定单一的知识灌输或数理模式的死记硬背,张扬一种新的精神教养观,培养学生反思能力和民族意识,以真正的文化价值引导和激发学生的精神力量,使教育成为真正的‘灵魂塑造’。”<sup>[2]134-135</sup>反映到人文主义教育中,“在教育目的上,主张教育应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教育应帮助人自由选择,主张人的‘自我实现’;在教育过程中,不注重智力训练的过程,认为教育过程无一定形式和章法,因人而异,学生是教育过程的‘中心’,学校应使学生无拘无束地发展,反对传统的师生关系,主张师生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亲密的个人关系与对话关系,教师应是一个‘促进者’,而不是一个‘教导者’、‘训练者’,重视学生的创造力的发挥。在教育内容上,主张把课程的重点由教材转向学生个人,在教育评价上,注重内在评价,即自我评价”<sup>[2]166</sup>。

近20年来,民族教育中科学教育改革一直在持续地进行。民族教育中的科学教育课程的编制者、民族教育理论研究和第一线的一些教师进行了独立的思考、积极的探索。在教育内容上,重视科学基础知识教学,充实了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在课程设置上,除必修课外,还开设了选修课、专题讲座,举办科普、科技报告会等。在教育方式方法上,有的教师已不满足于仅仅向学生呈现科学知识,而是在科学教育中引进科学活动的过程和科学分析方法,他们已越来越开始重视观察和实验,引导学生探究,鼓励学生观察、实验、提问、讨论、质疑、猜测与发现。然而,科学教育活动中凸显的依然是知识的学习,而不是人的发展,人文的增长。当前,民族基础教育感受到了科学所带来的种种“实惠”,同时也自然地接受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并且随着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在民族地区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升级,这使得原本有着宏富的人文传统的民族基础教育在科学大旗的遮

蔽下十分草率地把“人性”置于“物性”之下。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族基础教育在走向科学的轨道中也出现了科学主义的倾向。在民族教育目标及功能来看,科学主义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服务社会。在社会与个人之间,重社会、轻个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重物质、轻精神。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知识在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满足民族社会对功利性的追求,因此在这种追求中,人自身的价值被这种功利性的追求所取代。从民族教育内容看,提倡系统的学科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教育。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价值观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课程的科学与人文知识的价值冲突

人文知识就是历史上所形成的那些旨在追问和回答那些意义问题的知识,就其类型而言传统上主要包括了哲学知识、历史知识、道德知识、艺术知识、宗教知识等。由于引进了西方的知识标准、分类制度和学科体系,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和本土知识则失去了知识的合法性,被迫成为各门“现代科学知识”的“注脚”,以“人生”为本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也被完全肢解。表现在教育内容上,现代民族基础教育以逻辑化和系统化的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理论为主,只是注重了科技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学生民族人文知识的获得。近年来,尤其是新课程实施以来,民族学校通过开设双语教育、增设文史等校本课程,推荐阅读书目等措施,丰富了民族学生的人文知识,营造了学校的人文氛围,对民族学校重理轻文的倾向有一定程度的扭转。然而,已有的做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第一,理论上还停留于一般的宣传、呼吁,少有深度的研究。对进行人文教育的意义,都能总结出几条,谈起来头头是道,但对人文教育的规律却并不清楚,缺乏研究。第二,已有的做法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如所推荐的“名著名篇”,多为古代著作,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教育改革中已被批评过。第三,人文教育的开展局限于主体民族的人文知识、人文学科教育层次,没有达到少数民族特殊性的境界和高度。在实际学校教育活动中,民族人文教育仍然是非常薄弱的,民族人文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仍然处于一种“边缘”位置,不少学校仍然将“音乐”、“美术”和“体育”课程归为“小三门”,人文教师的数量不足和素质不高等实际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对此,有研究者认为:“我国的民族教育更注重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致力于教育与经济的衔接问题,及通过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发展民族经济。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关心的重心在于科学教育,在于一体教育,课程设计的目标注重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致力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课程设置的诸领域,以语文工具类和数学文

化类课程为基础,逐渐渗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艺体类课程。在课程设置的多元性与一体性的关系方面,在强调自然科学类课程和社会科学类课程的国家一体的同时,轻视了语文工具类课程的双语系统性、社会科学类课程的民族文化性、艺术类课程传统继承性。因而在注重少数民族教育的科学性时,轻视了基础性、多样性、现代性、综合性等特点。从我国世纪之交课程改革的战略层次而言,民族地区(西部地带)与东部发达地区和中部较发达地区的课程目标要有所区别,主要为低重心培养区域内地方人才。这就要求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目标、价值取向、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最关键的就是处理好国家一体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关系(理想在于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课程体系)、处理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理想在于建构科学人文主义的课程内容)。”<sup>[1]225-226</sup>因此,科学教育要走出歧路,必须反思科学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困惑。

## (二)课程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价值冲突

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它的民族特色、国家特色,甚至地方特色。民族教育如果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人文精神。当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民族教育实践中,强调得较多的是在科学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在科学类课程的实施中关照人文素养的提高。而在人文教育中如何渗透科学精神,在人文课程的实施中如何进行科学教育的探讨并不多见。似乎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教育是一种由科学教育方面单向进行的活动。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表明了人文教育依然处于依附地位,在实践中不少人无意之中贬低了人文教育的作用,认为人文教育对于科学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在于科学对人文的关照较之人文对科学的关照要更为容易,大凡成熟的科学都有属于自己领域的专业术语,外人难以理解。在科学教育之中能较便利地渗透人文精神,而在人文课程之中难以渗透科学精神。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在民族学校的科学教育中盛行的是一种唯知识、唯技术、唯能力的教育,这种状况的形成,除了对人文教育的忽视以外,更是由于对科学教育的片面理解,不能全面地把握科学教育的构成及其核心,自觉不自觉地将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的精神等排除在科学教育之外。科学教育只限于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等层面,抹杀了科学教育的内在精神和人文价值,使它变成一种纯粹的“与人无涉”的见物不见人的教育,消解了科学教育对于学生心灵所能发挥的作用,为此导致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分离乃至对立,甚至有可能导致学生人格的分裂,培养一种单向度发展的人。

## (三)课程的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价值冲突

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人文方法

亦即人文学科方法,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方法。科学教育有科学教育的特点与方法,人文教育有人文教育的特点与方法,二者作为教育的两面难以相互由此“化”而成彼。过去是人文教育已被科学化,今天的首要任务应是将被科学化的人文教育还原为人文教育方法。只有还其本来面目,正其位,才能得其所,并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发展。目前在民族基础教育的教学方式上,仍然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以教师的科学语言、教学仪器、各种教具为基本的中介物。这种绝对崇尚工具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它只开发人的理性潜力,而放弃了人的另一半——非理性潜力。课程与教学方法体现特定的教育价值观,受特定课程内容的制约,还受教学组织的影响。在我国的民族教育课堂教学上往往难以摆脱“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下进行学习,缺乏个体自主性。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缺乏共同解决问题的互动性。在课程与教学方法上,以如何提高学生掌握知识的效率为原则,重视教学模式,忽略教育中的个性,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借用过来的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和实施所有课程的主要方法。

## 二、两种文化及两种课程整合的必然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种价值观念占上风、成主流,本是无可厚非的,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另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念产生并取而代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到来,需要一种新的课程价值观念与之相呼应,从而对我们的培养目标提出挑战。面对挑战,长期处于矛盾与冲突状态的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走向整合,这是21世纪民族基础教育课程价值观转变的一个必然选择。为此,我们首先对科学教育进行价值引领,并彰显人文教育的价值;其次,对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知识、精神和方法进行全息的价值整合;再次,在课程中健全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整合的价值基础;再其次,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以主体性为目标的价值整合;另外,在生活中体现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

### (一)引领价值:科学与人文整合课程的精髓

科学与人文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价值体系。人文是在人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价值体系,而科学则是在物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精神价值体系。应重视和挖掘科学教育中的人文意义。科学技术并不必然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科学教育也不必违背人文精神,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运用科

学技术,开展科学教育。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是对立的,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却是相通的。过去,我们在民族教育中渗透的科学教育,注重了科学知识的传授,但忽略了引导学生去掌握科学方法,更没有注意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精神,这是今后科学教育中应该予以改进的地方。科学和人文只是形式上划分的不同,两者存在一个“二而一”的东西;这就是它们的精神层面。科学与人文在理论上不是对立的,在实践上是相容的,它们统一于文化中。科学有着浓厚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有着科学精神的丰富内涵。因此,在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既要重视对自然科学知识等客观知识体系的掌握,又要重视人文社会学科知识的多元性、内在性和境域性。而且,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于课程的“文化内涵”之中。科学和人文走向整合,科学人文性成为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科学人文性课程是科学主义课程和人文主义课程整合建构的课程,它以科学为基础,以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为最高目的,强调人的科学素养和人文修养的辩证统一,致力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沟通与整合。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否定科学、抛弃科学精神而一味强调传统民族经验、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只能导致民族基础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固步自封,甚至有可能把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引入虚无论或不可知论。然而,一味地信奉科学万能、注重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工具价值,则有可能使民族基础教育丧失其主体性地位,沦为自然科学的附庸。民族基础教育这种极端功利性的工具性价值趋向,将成为阻碍课程改革的精神阻力与实践藩篱,从而使民族基础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暗淡与渺茫。民族基础教育深厚的人文价值与文化底蕴也就在这种功利主义的科学主义浪潮中被冲刷掉,进而从根本上背离了人的发展。

## (二)全息整合:科学与人文整合课程的价值视野

在中国,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尚停留在呼吁阶段,只有少数学校在进行试点。民族基础教育实践的主流仍然是重科技、轻人文。应该说,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立足于本民族文化,重视人文教育,但这是否等于本民族文化是自足的,并排斥他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精神教育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崇尚民族文化,绝不等于关起门来不学习其他文化。应提倡科学与人文相整合的课程改革理念。相对而言,我国民族地区科学技术落后,科学精神尚未确立,科学素养很肤浅,科学与人文整合是否符合我们这个以生存为目的的教育,是否符合科学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对此国内学界是有争

论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提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或科学教育的人文化,人们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主要认为强调人文教育会束缚科学教育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利,“整合”只对西方国家的教育有意义,而不具有全球性。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的失败不是因为科学主义的盛行,我们的教育甚至连科学精神都很缺乏,又何谈科学主义呢?有学者在《没有科学,何来主义?——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中,考察了以往论者对教育中科学主义的批判,认为他们多打错了靶子,“科学主义”成了教育理论贫乏、教育话语呆板的“替罪羊”。实际上,我国教育研究多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思辨上,科学训练相当不足,科学范式尚未建立,这从多数教育理论者的文科知识背景中,可大抵看出。因此,批判科学主义是虚妄的,基本上是从外来文化移植的。因此,作者认为,科学甚至是科学主义对教育研究有益,可以从实证主义中吸取养料,“对我国的教育学来说,真正需要的一是‘科学主义’的建构和传播;一是不同范式或‘主义’之间的对话与合作”<sup>[3]</sup>,既需要目的理性,又需要工具理性。另有学者认为,教育应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精神具有丰富的教育价值,中小学科学精神的目标可分为怀疑精神、开拓精神和求实精神<sup>[4]</sup>。丛立新教授认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这一对基本关系,在中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近年来,国内许多关于课程的讨论提出了要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在课程中结合起来,要避免科学主义在课程中的极端,要协调好两个方面的关系等。就一般观点而言这自然是正确的,但却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对于这一关系的简单化理解,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课程建设,很可能会走入歧途,迷失方向。”<sup>[5]</sup>对此,笔者十分同意有位学者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或科技教育人文化既是目标又是过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体,在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与条件下,具体的实施方式应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把科技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但不能用科技教育来排斥人文教育,更不能以压制或削弱人文教育为代价。同时要认识到,整合是一种总体上的整合,绝对完美的整合是不可能出现的。”<sup>[6]</sup>笔者认为,如果这样来理解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整合问题,它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都是有意义的,是全球性的。今天我们所缺乏的,既有科学之表层的科学技术,也有科学之精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当前,我们所理解的科学,似乎仍停留在“器物”层面、技术层面,我们所张扬的,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作为显性“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理性精神、民主精神等科学之隐性内涵,是我们

忽视的,这说明我们的科学意识还相当薄弱。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提倡科学理性精神,大力开展科学教育。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充分地说明了加强科学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决定了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要把科学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三)健全知识:科学与人文整合课程的价值基础

在现代民族教育中实现科学与人文相整合,要从知识入手,要以科学与人文知识作为基础。因为,科学知识是生产力的源泉。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作用就更难估量了。而“人文知识是人文文化的历史积淀,是人文文化的基础,是人的精神世界升华的源流,也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灵魂。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发展,不仅有着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还必定有着人文知识的进步与发展。……不关注人文知识,就是不关注人文文化,就是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根本”<sup>[7]</sup>。“人文知识就是历史上所形成的那些旨在追问和回答那些意义问题的知识,就其类型而言传统上主要包括了哲学知识、历史知识、道德知识、艺术知识、宗教知识等,当代的人类学知识、教育学知识、文化学知识以及一部分心理学知识也可以添列其中。”<sup>[8]</sup>在科学与人文整合的课程中,强调以健全科学与人文知识为基础,变以“应试教育”为基础的课程观念,确立以“素质教育”为基础的课程观念。民族基础教育的现行课程,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思潮和以“应试教育”为基础的课程观念的影响,基本上以升学为中心,并把升学作为评价民族学校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所以,为保障升学率,民族基础教育课程设置、课程设计的科目与内容,从小学起就毫不例外地与高考考试科目和内容一一对应。正因为课程设置和课程设计以升学为目标,缺乏与民族地区生活方式、生产实践相联系的民族基础知识和知识技能,致使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缺乏适应家乡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素质,也造成民族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和课程设计不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导致民族基础教育始终处在发展缓慢、效率低下的不利境地。民族学校里课程价值缺乏整合,不仅表现在科学课程内部之间缺少联系,而且科学课程与人文学科之间更是壁垒森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学科课程与语言、文学、历史、艺术之间的鸿沟似乎是不可逾越的。至今仍然在分门别类地讲授人文学科和各部门科学课程。因此,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转变这种传统的、旧的课程观念,确立新的以“素质教育”为基础的课程观念。这种新的课程观念以提高全体民族学生的素质为目标,培养的是科学与人文等素质各方面和谐发展的有个性特长的民族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

### (四)突出“主体性”:科学与人文整合课程的价值本质

其实,科学与人文两者的出发点都是人,并都以人为归宿。科学与人文整合的对象是人,其教育的主体也是人。人之所以是主体,是因为人对外界事物有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实际上,这也是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依据的科学观念以及体现出来的基本人文精神。这就要求科学与人文整合的教育应坚持人的“主体性”的取向。而人的主体性是以文化的方式存在。人文包括人性和文化两个含义,而人性最根本的是其文化性。有学者早已指出:“‘文化人’形象的基本轮廓是:第一,人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上帝的或自然的产物;不仅我们的观念、价值、感情和行为模式是文化的产物,就是我们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以至整个神经系统都是文化的产物。第二,人性就是文化性。因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是多样的,因而人性也是多种多样的,长期以来人们所信以为真的人性的统一性是虚幻的;同时,因为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文化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人性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第四,既然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性就是文化性,那么和人打交道就是和他所属的文化打交道,理解一个人也就是意味着理解他人所代表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文化际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赤裸裸的肉体或理智主体间的关系。”<sup>[9]</sup>既然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性就是文化性,而“人文性包括人性和文化性”<sup>[10]</sup>,因此主体性体现在文化性及其文化的教育。

应该说,民族教育既有经济价值,也有非经济价值;既有科学价值,也有人文价值;既有长远价值,也有短期价值。每种价值都只是民族教育满足社会及个人不同教育需求的属性。人文价值和科学价值是人类世界的两种基本价值尺度,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两极,两者之间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长期以来,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追求功利主义,片面强调民族教育的经济功能而忽视其文化传承功能。人们只重视了民族教育的经济价值,而没有重视民族教育的人文价值。学校在教给学生科学知识的时候,并没有给学生指明生活的方向。任何教育形态都应通过课程及其实施来传承民族文化,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在各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现行课程设置中,没有任何一门课程专门讲述各少数民族文化或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有关,少数民族学生不可能在学校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接触到自己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学和艺术,甚至接触不到本民族的语言。而事实上,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课程实践表明,恰恰是这种忽略民族文化遗产功能的课程观念和这种忽略对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课程设置,使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对各少数民族群众吸引

力不大,民族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各民族群众对民族基础教育评价很低,需求也不高,也使民族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的功利功能难以有效发挥。”<sup>[1]</sup>当然这里有一个过程,但最根本的是能否解决好认识问题,真正从观念上得到更新。因此,民族教育的价值观、民族教育功能观应进一步深化。应该允许民族教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保持适当的距离。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民族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过于紧跟形势,成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应声虫”,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民族教育课程改革的许多权宜之计和短期行为都可由此得到说明。故此,应树立文化主体性的观念,改变民族基础教育仅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手段,确立民族基础教育既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手段,更是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有效手段的人文课程价值观念。

### (五) 回归现实生活:科学与人文整合课程的价值境界

将科学教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世界联系起来,是理解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之间联系的重要途径和策略之一。教育工作者应当鼓励学生不但要学懂科学知识,还要学会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但是过去教师很少要求学生运用他们学到的知识去解决他们所想到的问题,或与他们生活有关的问题。通过研究现实世界中各种事物之间的来龙去脉,与他们的思想世界相联系,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学校应当帮助和指导学生所在的社区组织和学生家庭为学生学习科学提供必要的条件,如帮助学生意识到科学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天都从事科学探究活动,是学习

科学的有效途径。在家里、街道、社区中发现科学道理,养成对周围事物与现象的天然好奇心,从生活世界中提出各种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设想。这些努力有助于科学回归人的生活世界。让学生理解科学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可以让学生了解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

#### 参考文献:

- [1] 王鉴. 民族教育学[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 [2] 毛亚庆. 从两极到中介——科学主义教育和人本主义教育方法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3] 周作宇. 没有科学,何来主义?——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 17-24.
- [4] 但武刚. 论科学精神与科学精神教育[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1(3):20-23.
- [5] 丛立新. 课程论问题[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52-153.
- [6] 张应强. 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66-167.
- [7] 王铁军. 科学发展观与中小学教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5.
- [8] 石中英. 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311.
- [9] 石中英. 重塑教育知识中“人的形象”[J]. 教育研究,2002(6):12-18.
- [10] 崔峦. 语文教科书中的中华传统文化[J]. 小学语文教学, 2005(2):4-6.
- [11] 化得元. 少数民族基础教育课程设置问题及改革策略[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62-66.

责任编辑 曹莉

## On the Curriculum Values of the Ethnic Basic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ty

JIN Zhi-yuan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ethnic basic education, the two curriculum values based separately on science and humanity appear to be rather contradictory. This contradiction is more obvious,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t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humanistic knowledge, between scientific spirit and humanistic spirit, between scientific method and attitude and humanistic method and attitude. To avoid the conflict, we need to construct the curriculum valu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humanity, which displays in terms of knowledge, values, subjectivity and life etc.

**Key words:** science; humanity; ethnic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values